

编者按

一本书、一个坛子,甚至一条毛毯,这些看似陈旧的物件,却见证了革命先烈投身革命、奋勇抗日、舍生忘死的身影。在“九一八”纪念日到来之际,几名抗日英烈后代决定把这些珍藏多年的遗物捐出。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将赴济南德州接收。后人捐赠这些珍贵遗物,是一场坚定理想信念的传承,也是用独特的方式追忆先人。

抗日英烈后代将捐先辈遗物

一个瓷坛一本书都是珍贵史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来济南德州接收

本报济南9月15日讯(记者张泰来) 一本记载着200多名山东籍抗日义勇军牺牲战士名单的书,一个盛放过革命情报的坛子,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我省几名抗日英烈的后代,决定把珍藏多年的遗物捐出。1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将从北京赶赴济南、德州禹城,接收这些珍贵遗物。

济南市民成军家里藏有一本竖排线装书,这本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宣传处在1933年编撰的小书,一直被视为宝贝。“九一八”事变后,成军祖父成庆龙拉起队伍,加入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后被编入吉林国民救国军(抗日联军前身)第十二路军,成庆龙任总指挥。1932年,成庆龙因汉奸出卖牺牲,东北抗日义勇军后勤处辗转给他

家人送来了根据军中日记编写的《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书中翔实记载了国民救国军抗击日寇的经历,记录了500多名抗日牺牲的官兵名单,其中213人是山东籍。

德州禹城的秦士林家中也有个宝贝,是一口粗瓷坛子,这是秦士林父亲秦吉瑞为组织传递情报、保存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

这两件遗物见证了我国人民

抗击外侮的英勇事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动员下,两家人经过商议,决定把它们捐献出来。9月16日,时值成庆龙忌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专程赶赴济南、禹城两地,接收这两件珍贵遗物。

在济南市民李平家中,还有一件宝贝,是一条缝补多处的毛毯,寄托着他父亲李文田的思

念。李文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领,曾配合张自忠将军参加随枣、枣宜会战等抗日战役。毛毯一直带在李文田身边。李平表示,他也打算捐出来。

“《血战史》具有史料价值,坛子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艰苦斗争的重要见证,我们对捐献者表示敬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保管部副主任何丁说。



曾经存放情报和文献资料的坛子看上去很平常。

英烈后代捐珍贵文物 《血战史》阵亡官兵 213名山东人



《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对于92岁的老人成皓然而言,捐出《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是一个庄严而痛苦的决定。这本载有父亲成庆龙抗日事迹的小册子,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纪念,但考虑到此书的文献价值,他还是决定把它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虽然时隔81年,成皓然依然清晰地记得1932年父亲成庆龙最后一次回家时的情景。就在这次回家后不到半年,成庆龙就因汉奸出卖,牺牲在东北抗日前线。他留给家人的只有一本叫做《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的书。

成庆龙,原名成元佐,曾用名成长奎,1898年农历三月出生在山东黄县(现山东龙口)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初中毕业后,17岁的成庆龙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成庆龙毅然召集穷苦百姓组成抗日队伍。后来队伍被编入吉林国民救国军(抗日联军前身)王德林部,番号为第十二路军,成庆龙任总指挥。1932年9月16日,成庆龙带少数随从赴总部汇报工作,由于汉奸出卖,归途中行经吉林大荒地屯子时,被日军包围伏击,一行人牺牲。

1932年底,成庆龙所属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改称“东北义勇军”。在第二年初,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编印了一本名叫《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的小书,介绍了救国军主要斗争经历,还列出了截至1932年底,抗日牺牲的534名官兵名单,山东人共有213人,占将近四成比例。1933年底,义勇军后勤部工作人员与成庆龙家属取得联系,给他们带来这本书。1987年底,成庆龙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这口粗瓷坛曾收藏情报

老兵遗言:即使一文不值,也要世代传下去

战争时期用来收藏情报的坛子是什么样?不少看过谍战片的读者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遐想。德州禹城一个抗日老兵的后代家里就有这样一口坛子。老兵临终遗言是:“这坛子可能价值千万,也可能一分不值,但咱家要一代代传下去。”

文/本报记者 张泰来 片/本报记者 戴伟

1 一口平凡的坛子 竟是盛放情报 的工具

在57岁的禹城人秦士林印象中,从他小时候起,家里就保存着一口粗瓷坛子。坛高约半米,口部直径近40厘米,除颈部周围较为光滑,呈现淡红色之外,坛身其他部分均呈褐色。

秦士林说,小时候家里人还在坛子里装些粮食之类的,后来就闲置起来。曾经翻盖房屋时,秦士林想把坛子处理掉,但遭到父亲秦吉瑞的坚决反对,但父亲一直不肯透露坛子的来历。

秦吉瑞1918年生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曾担任冀鲁豫边区党委鲁西北特委第三地委地下交通员兼保管员。秦吉瑞一直很低调。直到1994年,76岁的秦吉瑞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这才将儿子叫到床前,告诉他这口坛子是他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盛放情报和文献资料的工具。为以防万一,他还在宅基地挖了一口吃水井,名义上为了方便村民吃水,实则在情况危急时保存党的的重要资料和枪支弹药。

2 那些沉痛的记忆 孩子被摔死妻子被震聋母亲被踹瘫

秦士林终于摸清了父亲参加抗日斗争的大致历程。原来,秦吉瑞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后在本村人秦吉河(1928年入党,化名朱儒)的启发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期,形势十分紧张,地委领导决定选新入党的秦吉瑞担任保管员兼任交通员,在南到黄河岸边,北到聊城一带,向党组织传递信息。秦士林说,当时他的家就相当于第三地委的地

下交通枢纽和小仓库,坛子就是用来盛放资料和情报的,上面盖一层粮食掩护。秦吉瑞也深知这份工作责任重大,前任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发生了钱财失窃事件。“父亲担心的不光是偷盗,还害怕日军突然抄家。”

秦吉瑞也担任地下交通员工作。在1940年,第三地委截获一份情报,日军将于某日对聊城发起总攻,秦吉瑞背了一个粪篓做掩护,连夜步行到聊城,提前两天把情报送达,争

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有一次,秦吉瑞所在的秦老庄村出了叛徒,日军赶到秦家,提前得到消息的秦吉瑞逃走,穷凶极恶的日军从其爱人怀里夺过两个月大的孩子,一把摔在地上,可怜的孩子当场死亡。“我那哥哥就这么没了,他们接着还要抓我母亲,我奶奶上来护着,被日军一脚踢成了偏瘫,后来又在我母亲耳边放枪把母亲耳朵震聋了。”说起这段过往,秦士林忍不住泪流满面。

3 一个理想的归宿 捐出来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长期担惊受怕,秦吉瑞的身体条件下降,未能跟随解放军南下,而是转业到了济南铁路局禹城站工作,直至1968年离休。

2003年,介绍秦吉瑞入党的朱儒再次回到秦士林家,在当年收藏情报的吃水井旁立下

了一块石碑,正面手书“革命井”三字,背面介绍了该井的来历和意义。2012年,秦士林到北京出差,老母亲特意嘱咐他到卢沟桥献花。

秦士林赶到卢沟桥献上鲜花后,恭敬地磕了三个头,这一举动引起管理人员的好奇,他们交谈起

来,管理人员把他引荐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得知秦士林家中这口坛子的来历后,工作人员动员他把坛子捐献给纪念馆,让更多人参观,了解这段历史。

“考虑到捐献后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我觉得是个更好的归宿。”秦士林说。

艰难保存

“文革”曾被抄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皓然被打成走资派,家里的集邮本、《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也被抄走。1972年,成皓然回家后第二天,就急急忙忙去抄家单位,表示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不要,但一定要回这本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没有被损毁,重新回到成皓然手中。 本报记者 张泰来